穿衣大战

近几日，我们家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火药味。

此次“大战”，是为了获得我的穿衣权。

“今儿，天气不错，能穿薄毛衣了，你说呢？”妈妈首先拉开了“战端”。

“我觉得不行。“我摇摇头，加了把火。

“怎么能行呢？！你那是乱穿衣，还冷着呢！”爸爸成功地用他那激烈的语气与刮胡子时奇怪的声调开始进行反扑，“儿，你说呢？”我识趣地闭了嘴，因为我知道再说话只是在战火里多扔下一颗重磅炸弹，不仅于事无补，还可能火上浇油，牵连自身。

少数服从多数，于是我穿上了爸爸给我指定的加厚棉衣，去了学校。

一路上，十分暖和，甚至有些冒汗；然而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异常，反倒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终于英明了一回。

气喘吁吁地爬上楼，进了教室，才意识到事情有多么严重——刚坐在座位上，对别人凉爽的教室对我来说就变成了一只全功率高压锅，无时无刻都在用热这把利刃，刺激着我的敏感的神经；这只是开头，我越坐越难受，汗水E打湿了背心，如同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咬背，万分的痒觉传到了大脑，使我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

下了课，我如同解放般冲出了教室，打开校服一看，怀疑开了人生：“爸爸是什么时候把夹克套在了我的校服里的？”

第一次“战争”妈妈获得了胜利，她便命我换上薄毛衣。

这次的情况则截然不同，在车上我就感到了极度的寒冷，我没有声张，以免让妈妈失望。

而高压锅般的教室，在我面前立马变成了-296°C的液氮池。

在冰火两重天的折磨下，我终于夺回了自己的穿衣权。

同时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任何人的说辞都是参考，只有自己可以决定自己。